

# 从大历史观看地缘政治<sup>1</sup>

叶自成

**内容提要：**每个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自然禀赋来选择海权与陆权的发展，那些能推动本国的长期发展的选择，无论是海权发展为主或以陆权发展都是好的；从大历史角度来看，陆权发展更具持久性；人类社会在改变自然界的局限方面有一定的能动性，但它有一个界限。海变陆或陆变海的变脸者往往以失败告终；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无论对发展陆权还是发展海权都是基本的前提；控制权的概念不能适应地缘政治的变化和发展，应当提出和深化生存权、发展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的问题。

**关键词：**地缘政治 陆权 海权 控制权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00871

地缘政治是一门不太新的科学，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时间不算太长，因此人们对地缘政治的理解应当不断深化，对它的一些基本概念的意义也应当有新的理解。

## 一、从大历史看海陆权发展

地缘政治本质上是空间关系观察国家关系，在当代科技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地缘政治的空间已经不仅仅是海权和陆权的关系，它是包括五维空间即陆、海、空、太空和网络在内的一个复合的空间。因此，任何强调某种空间形态重要性的观点都不免有些片面。但另一方面，不同的空间对每个国家的重要性又是不一样的，也并不是每种空间都具有相同的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讲，有些空间主要关系国家的发展前途，而有些空间既是国家的发展空间，又是国家的生存空间。在这五维空间中，海与陆具有更基本的意义。

而海陆空间对不同的国家而言，重要性也是不相同的。对海洋国家来说，相对于陆权的发展而言，当然海权发展更具重要性；同样，对以陆地空间为主要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国家来说，陆地空间具有更根本的意义。

人们一般认为，海权对欧洲国家的重要性大于亚洲国家，但具体来说，即使是欧洲国家或亚洲国家，对陆权和海权的重要意义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是一个纯海洋国家，与欧洲大陆是隔离开的，虽然英国的发展在一定时期离不开欧洲大陆的相互交往，但相对于其他欧洲大陆的国家来说，海洋空间是英国生存、发展的第一空间；而同处于欧洲的法德等国，虽然海洋空间对其生存发展也很重要，但欧洲大陆空间对两国的发展至少与海洋同等重要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比海洋更重要；

亚洲国家也是如此。大多数亚洲国家以亚洲大陆为生存和发展的第一空间，不少亚洲国家是纯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海岸线和海洋边界，只能以大陆空间为主要和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有些亚洲国家，如日本，海洋的重要性却远远超出其他亚洲的多数国家，也超过亚洲的海陆兼具的国家。

因此，海陆权的发展本无高下优劣之分，一个国家能否很好地发展自己，关键看其

---

<sup>1</sup> 此课题的研究得到国家教育部重大理论攻关项目《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资金的资助。

是否能很好地利用其自然禀赋，发挥其特长，克服其缺陷。海权优先也好，陆权优先也好，只要能使国家发展、安全的，就是最好的。

如果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有两点是值得人们回味的。第一点是，国际社会中的那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曾经长期是陆权大国影响超过海权国家，只是到了近代之后，西英日等海权国家才成为影响较大的国家；第二点是，海洋空间具有流散、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海上力量具有不可持久性，聚集的快，消失也快。靠海权而强大的国家少有支持三百年以上；葡、西、荷、英都曾是海权大国，一度占有广阔的土地，但才不到二三百年的时间，这些国家曾经拥有的东西都如潮起潮落，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们当年的海外领土都已经全部烟消云散了，它们曾有的世界大国地位，有的早已随风消逝，有的则名实不符；反观以陆权发展为主的那些国家，其影响力则要长久得多。大陆空间则有很强的聚集性，一旦形成较能长久；陆权发展的成果却能长期支撑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地位。俄罗斯的海权扩张的东西也早消失，但它陆权发展和扩张的结果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在未来也将始终是俄罗斯发挥其世界影响的主要因素；

而中国这样的陆权大国的影响则时断时续能达上千年。中国虽然海陆属性都具备，但本质上，中国的自然特性和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国主要是一个陆权国家。中国能在几千年中分而不散、弱而不灭，始终是一个统一国家，与中国的大陆属性密切相关。

美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其实并不完全是其海权形成的，美国的陆权因素要远比过去的葡、西、荷、英等国重要得多，它是长期支撑美国国际影响力的基本力量。美国的陆权发展如果不好，则美国的海外影响必将大大收缩，美国的所谓霸权也将如风随影；而如果美国的陆权发展没有大的问题，则其国际影响力可能将会维持很久。

## 二、从大历史看海陆“变脸者”

海洋国家要成为海权国家，大陆国家应是陆权国家，这两者的发展战略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同样，海权国家也应当有较强大的陆权力量，海陆兼具型的大陆国家也应当拥有较强大的海权力量，这也是很自然的。

但人类都不是简单地顺应自然，人类也试图改造自然，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范围内也能产生一定效果。由此产生了两种情况复杂的情况，一种是那些海陆兼具的国家，在以海权为主、陆权为主或海陆平衡之间的选择时易产生较大的争论和分歧，尽管产生过不少所谓海陆平衡发展的观点，但真正能平衡发展的很少；二是那些本来是海洋属性的国家，由于受到海洋空间的局限，想改变其海洋属性而成为海陆权都强大的国家。历史上人们也可以看到两种变脸和试图改变身份的国家。

前者以俄罗斯为典型。俄罗斯国家具有海陆兼具的属性，但却是一个典型的陆权国家。它拥有最长的海岸线但却长期没有良好的出海口，因此，自彼得大帝始，俄罗斯一直想从陆权国家变脸为海陆权国家。通过多次战争和多年的扩张，俄罗斯得到了太平洋、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海口。这是俄罗斯变脸的最大成就。此后俄罗斯的海权扩张几乎一无所得。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发展、侵略和扩张都是凯歌行进，一路顺风，但俄罗斯的所有重大的失败，几乎都是在海线上。俄罗斯试图把自己从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转变为海陆权国家的进程充满了失败。1856年战败的俄罗斯被迫同意放弃在黑海的海军权，并自废海上武功，拆除其在黑海沿岸的全部要塞；1905年在与日本海战中俄罗斯海军在对马海峡被日本海军全歼，俄罗斯被迫割让萨哈林群岛南部和邻近岛屿给日本，将侵占的中国东北的部分特权和财产割让给日本；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在美国的压力下，苏联被迫同意撤出在古巴的导弹。此后，苏联的海上力量的扩张达到了个鼎盛时期。苏联从六十年代开始，以平均每年90艘的速度造军舰，到1972年共建造了910艘；以后又

有基辅号、明斯克号、戈尔什科夫号等航空母舰。到了20世纪80年代，苏联已经建成了远洋海军，有波罗的海、北方、黑海、里海、太平洋等五个舰队，共有海军舰只1297艘，潜艇377艘，海军航空飞机1440架。苏联在70年代中期以后分别向北非的索马利和埃塞俄比亚、南非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提供过军事援助、修建过军事设施、甚至派出过古巴的军队。苏联的海军规模在世界上位居第二，是英国海军的两倍<sup>2</sup>。它最终，苏联的变脸以失败告终。苏联的多艘航空母舰被当成废铁卖到国外，成了主题游乐园的载体。苏联的海上力量的发展似乎并没有给俄罗斯留下什么可以继承的遗产。俄罗斯现在仍然主要是一个陆权国家。

日本是另一个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改变自己的海洋国家属性的国家。就日本的自然禀赋而言，日本生来就是一个海洋国家，它适合发展海上力量。它离东亚大陆较远，日本又是单一民族，自然资源也相对缺乏，这一方面容易形成日本民族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造成了日本民族的随波逐流的无根文化的特性。前者使日本很早就拒绝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后者又使日本民族在发展海权的进程中迷失了方向，步入了歧途，成为为害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大祸害，给东亚各国，尤其是给中国、朝鲜和韩国三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这种伤害在地缘政治上表现为日本试图从一个海洋国家变成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要做到这一点，日本就必须以其海权为手段，对邻近的大陆国家进行侵略和扩张。日本制定的目标是要把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内蒙变成日本的领土并控制整个中国大陆，使日本成为一个既有海洋领土又有大陆空间的国家。正如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福泽所说“我们是日本人，总有一天，我们日本会强大起来，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国那样把中国和印度握在掌心，还要打退英国，自己来统治全亚洲”<sup>3</sup>。

从明治初年起，日本就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海权国家，它早就制定了“登陆”的政策和战略，即向亚洲大陆扩张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下海”的目的是为了“登陆”。这个“大陆政策”的第一步是征服朝鲜；第二步是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第三步占领全中国；第四步称霸亚洲。1894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击败中国，成为亚洲第一强国；1905年，日本在海战中击败欧洲强国俄罗斯，日本完成了成为亚洲海权强国的进程，并由此实施其大陆政策，开始追求亚洲的陆权大国地位。1906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田中义一参谋次长曾狂妄地说，“我们必须摆脱岛国的局限性，成为一个拥有大陆的国家”<sup>4</sup>，1907年日本决定海陆齐头并进，同时发展海军和陆军，陆军以击退欧亚大陆的陆权国家俄罗斯为对象，而海军建设则以海权大国美国为假想敌。正是日本的大陆战略和成为拥有大陆国家战略导致日本的最终失败。日本的变脸也以失败告终。

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的海陆变脸者少有成功的。美国现在看也许是一个例外。美国建国初到19世纪90年代主要是一个陆权国家。从19世纪90年代起，美国开始了其变脸过程，大力发展海军。1890年，美国国会终于放弃了大陆政策和孤立主义，开始摆脱旧的近海作战思想，提出发展可以用于深海作战的和现代化的全球海军。1893年美国海军为世界第7，还是一支比较弱小的海军，但进入海权扩张时期后，美国海军得到了大发展，到19世纪末，美国海军已经从世界的第十二位上升到第五位<sup>5</sup>。曾任海军部次长的西·罗斯福任总统后，一心通过发展海军来提高美国的国际影响。鉴于1905年日本在战

---

<sup>2</sup>唐纳德·怀特：《美国的兴盛与衰落》，徐朝友、胡雨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409页；

<sup>3</sup>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7月版；

<sup>4</sup>罗伯特·A.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7月版275—276页；

<sup>5</sup>见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252页；

争中击败了俄罗斯海军，罗斯福决定组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并向日本示威。1907年12月，美国派出由16艘战列舰和1·4万名海军组成的舰队，开始了环球航行，并在1908年10月18日到达日本横滨港，后又经中国，穿过马六甲到达地中海，1909年2月22日返回美国，它标志着美国的海权强国的地位开始形成。1916年美国制订《海军法》，承诺美国将建造一支“不亚于任何国家的海军”。这一目标在二十年代大体实现。美国此后成了海陆权都很强大的世界大国。

但美国过去的成功并不等于以后也会成功。今天的美国似乎正在开始第二次变脸。它不满足于仅仅拥有在美洲大陆的陆权，也想拥有在欧亚大陆的陆权，成为一个既拥有美洲陆权，也拥有欧亚大陆陆权的海陆权大国。美国开始突破其所谓的欧亚大陆的边缘战略，而追求欧亚大陆的腹心地带的控制权。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派遣大批军队，在这两个欧亚大陆的国家进行陆战，同时在中亚驻军，在中东加强其军事存在。美国能继续成功吗？不能。因为美国的行为已经大大超越其自然禀赋所给予的潜力。美国从美洲大陆的国家变成拥有强大陆海权的海陆型强国具有其他国家没有地缘位置的优势。但美国如果真想成为在欧亚大陆拥有强大陆权的国家可能就越过了变脸的界限。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是有很大局限的。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已经遭遇政治上的失败。人们也许将看到又一个地缘政治的变脸失败者。

这些历史告诉人们，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自然形态形成的制约，但这有一个界限，超出这个界限，就会受到遭遇失败。

### 三、从大历史看制度建设在地缘政治权力形态中的关键意义

地缘政治的发展要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包括领土位置、人口、资源、邻国状况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的因素。制度建设比较顺利则国强，无论发展陆权还是海权都会比较顺利，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建设出了大问题，则这个国家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就会面临重大危机，甚至导致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的灾难。

所谓制度建设，主要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基本制度。而所谓制度建设的好坏的标准，其中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制度是否高效廉洁，是否能制定基本符合国际国内环境的政治军事经济发展战略，其政令是否上下通达得到贯彻执行，是否使任命担当其领导和管理重任的人才，是否能使国家人心凝集齐心，是否能使国家发展强大。

制度建设是一个国家陆权发展的重要内含，同时也是这一切形态的地缘政治权力形态发展的基础。

英国 1588 年就已经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取得了海权的优势地位。但那时的英国还只是一个地区性国家，在国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英国真正成为世界影响的国有是在其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性转变之后。1640 年英国革命爆发，英国在后来形成了最早的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度，这在当时具有制度创新意义；十八世纪英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变革，形成最早的市场经济模式，为人类提供了最早的经济现代化模式；在政治经济制度的革新之后，英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使英国当之无愧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没有英国的海权优势，英国固然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但如果没有其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可能更不能成为世界大国。

日本与当时的中国差不多同时向西方学习，但为什么日本的革新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改革失败了呢？也不能归结于日本优先发展海上力量。关键的原因也在于当时的日本首先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比中国更大的发展。中日两国最大的一个差别在于：中国只接受西方的先进技术，但基本上拒绝西方制度。而日本却不仅学西方技术，而且也学习西方的制度。当时的日本明治政府颁布了关于国家制度机构的政令《政体书》，规定天下权力皆归太政官，太政

官下设议政、行政、刑法三官，初步确立三权分立，进行行政改革，废除过去的 260 藩，设 1 使 3 府 302 县，实行中央集权制；1871 年 12 月，又派岩仓代表团出访欧美，考察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此同时，日本又全面学习欧洲的经济管理和军事指挥制度，实行了工业的现代化，发展大工业和军备，按照德国的模式建立一陆军部队，按照英国人的模式建立了海军部队；修建了铁路，增建了新港口和新诱设备，按照西方体制建立了行政和法律体系，成立了内阁和枢密院，1871 年成立司法部，1889 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日本的这个制度虽然有重大缺陷但也埋下了日本失败的伏笔，但与当时的中国晚清政府相比，其政治制度更为高效，上下更同心，政令能得到更好地执行，官僚体系更尽力，军事指挥制度也更严整。正是这些奠定了日本海权发展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后来日本海权的发展。

苏联的失败也并不是其海权不发达或空权不发展，在苏联解体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体系独树一帜，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到今天，过去的苏联海陆空太空的强大的军事力量的遗产仍然是构成俄罗斯作为一个主要国家的力量基础。苏联的解体也首先是其制度出了重大问题。权力过于集中，官员腐败，管理效率低下，战略决策有重大失误，最高领导人能力不能胜任其职责，计划经济导致巨大浪费与生产率低下，民族体制危机四伏，官僚主义导致领导层严重脱离人民，这一切正是导致苏联这个强大国家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成为挽救苏联的最后机会，但由于改革战略严重偏离国内情况，所以改革不但未能为苏联的发展提供动力，反而打开了国内矛盾的潘朵拉魔盒，国内的矛盾最终引发了摧毁苏联国家社会制度的火山。在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重大缺陷面前，强大的苏联的海空太空权显得多么软弱和苍白无力。

同样，美国今天的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如果要指出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它也不应当首先归于美国强大的海空太空和网络军事力量，而就应首先归于美国的制度发展。资中筠先生在《论美国的强盛之道》中，认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是发展和平等，一种制度，一个国家的兴衰、先进、落后，也取决于这两个问题解决的成功的程度。整个 20 世纪，美国正是在相对成功地解决这对矛盾中走向强盛。从消极的治理社会弊病、克服危机方面说，它靠的是渐进主义，以改良避免暴力革命；从积极发展的动力方面说，它靠的是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sup>6</sup>美国的制度发展有两大特点，一是它的稳固性，美国的奠基者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他们为美国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美国的宪政制度，这一制度虽经多次修改，但它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基本制度规定 200 多年来基本不变，为美国的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牢靠的基础；二是它的创新性，美国学习欧洲国家的经验，但却以此为模本，创造了一个源于欧洲又不同于欧洲的新的政治经济制度；此外，美国在人才创新、科技创新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都是美国能长久保持其影响力的重要因素。美国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不出现重大问题，美国的国际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就可能长期领先。

中国的历史也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制度建设在国家地缘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春秋时期，秦国曾是一个落后的诸侯国，但后来经过商鞅变法，率先实行了制度创新，在吸收中原各国的制度的优点的基础上，实行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实行什伍制、郡县制、按照法律制度治国等，大大强化了政治管理的效能，政令高度统一；在军事制度上实行奖励军功，以功授爵制；在经济上以发展农业为本；在用人制度上大胆起用外来人才，真正做到唯才是用；后来的汉唐等能长期在东亚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也与当时制度的相对先进性相关。而晚清的失败也主要是其制度的相对落后和腐朽造成的。李鸿章等人早就看到了欧洲列强从海上对中国的威胁，看到了日本发展对中国的威胁，因此提出要发展强大的海军以对付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战略思想。经过 20 多年的努力，到 19 世纪 80-90 年代，当时的清朝已经拥有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到 1888 年正式成军的北洋海军，在编军舰共 25 艘，包括定远、镇远号 2 艘铁甲舰，经远号等七艘巡洋舰，镇东号等 6 艘炮舰以及 6 艘鱼雷舰和其他船

<sup>6</sup> 资中筠：《论美国的强盛之道》《学术界》2000. 6、2001. 1。

只，拥有威海卫、旅顺口两大海军基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用西方新式军舰大炮和训练方法建设起来并正式成军的海军。到 1890 年晚清的海军总吨位为 64702 吨，而日本海军仅 5 万吨，经过第八次海军扩充后，日本海军才达到了 6 万吨。但晚清强大的海军并没有转化为中国强大的海权。主要原因在于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建设跟不上海军军力的发展。甲午战争的失败在表面上是军事制度的失败，深层次原因则是清朝政治制度的失败。

从这些例子可见，不论发展什么形态的地缘政治权力形式，最后都必须有良好的制度建设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就事论事地发展海权、空权或者其他形态的地缘政治权力，最后都难以达到其原定的战略目标。所以，地缘政治的任何发展都应以制度建设为前提。因此，中国如果真的想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国，除了发展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外，可能更应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 四、从大历史看地缘政治的控制权概念的超越

有人以为，地缘政治的权力就是控制权，不能提出别的概念，否则就是不懂地缘政治。我对这样的观点实在不能苟同。人类社会的科学进步，首先就是建立在概念的建立和细分上。不能提出新的概念，科学就不能发展。当然，提出新概念不是胡编乱造，应当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过去人们只有地理学概念，地缘政治学最早也是包含在地理学概念中。后来，地理学的发展，形成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文地理等。当然有些新概念刚提出来，并不总是被人们接受。比如，地缘政治学曾经长期被当作伪科学来批判，但今天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同样，今天人们仅仅讲地缘政治的控制权是很不够的，必须提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

什么叫控制权？它可能是对本国本土的控制，但现在使用这一概念更多是指对他国的控制。这一概念本身可能也会有许多问题。美国军队占领了伊拉克，摧毁了伊位克萨达姆政权，应当可以说美国控制了伊拉克吧？但看从什么角度来说。军事上美国军队控制了局面，但政治上能说美国完全控制伊拉克了吗？如果美军最终不得不撤出伊拉克且撤出后的局面出现越南化局面或更复杂的分裂局面，那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完全失败了。美国控制伊拉克尚且如此，又惶论控制欧亚大陆呢？如果说海军的海洋空间的控制权还多少有些可能性，比如，通过控制海洋通道对某一海域的交通进行控制等，那么，在欧亚大陆控制权问题上，无论是通过控制心脏地带还是通过控制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都不能实现对欧亚大陆的控制。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某一大国的力量有多强大，要控制欧亚大陆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传统地缘政治中的陆权，即欧亚大陆控制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如果一定要使用陆权的控制权，或把陆权当作控制权来使用，其范围可能要大大受限制。对大多数陆地空间的国家来说，所谓陆地空间的控制权，只能是对本国陆地空间的控制权，或者大国对邻近国家的陆地空间的控制权。美国的陆权控制权的范围可能会大一些，但也会非常有限。例如，美国强大的陆海空力量过去没有能够控制朝鲜半岛，也没能控制越南。因此，与控制权同等使用的陆权，其范围已经大大受限。

相反，在控制权受限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在陆地空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内容大大丰富和增加了，成为陆权研究的新对象。**所谓陆权，应当主要指一个国家在陆地空间的生存权发展的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

所谓陆地空间的生存权，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本土的控制权，是在陆地空间免于他国的侵略、控制、压迫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基本的安全和生存的能力，是一个免于、战胜或减少陆地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的灾难性影响的能力。它即涉及国家间的关系，也涉及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所谓陆地空间的发展权，就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持续地利用、拓展、发掘陆地空间的资源，解决其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问题，以提高其生活和发展水平，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的能力，以及不受阻碍地与他国进行交往贸易的能力。

在解决生存和发展的能力的过程中，一个国家可能会产生对他国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对他国的控制权只是在生存权和发展权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影响力，这些影响力除了控制权外，还可能包括别的影响，比如，一个国家的奉行的睦邻政策对邻国产生的合作的吸引力，本国较为成功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它国产生的吸引力等。过去国家之间的陆地边界的解决，除了战争、军事即传统的控制权外，没有什么别办法。但人类社会进步到今天，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边界领土争端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解决问题的选择。

因此，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陆权的观念也应当不断变化和发展，应当进一步拓宽其内涵。